



快报记者赴淮阴城寻找“顺溜”原型 淮阴攻坚战 他用身体堵枪眼

军旅大戏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开播没几天，就创下央视一套2009年电视剧收视新高，各地方台也打响了抢播战。“顺溜”是个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人物，但新四军在苏北大地抗击日军的英雄业绩却是真实的。日前，记者赴“淮阴城”——即现在的淮安市寻找“顺溜”以及那段历史。

桂五镇桂五村，这是淮安市盱眙县南部山区玉皇山上的一个自然村落。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的“硝烟”已经散去，村民恢复了昔日的宁静生活，只有墙上的抗战标语依稀可见。

众多网友挑刺说，故事背景明明是抗日胜利前后的苏北地区，苏北都是平原，怎么会山里作战呢，穿帮了！其实，盱眙的地形地貌在苏北地区还真是例外，多是丘陵低山。皖南事变后，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悄悄来到这里，直至抗日战争结束，攻下淮阴城。

“这片土地上的‘顺溜’太多了，打完了抗日战争，打解放战争，之后又跟着部队去支援东北的经济建设。当时，跟着三师走的，就有三五千名淮海子弟兵！”听说我们要寻找“顺溜”以及那段历史，淮安市党史办副主任马新文，倒觉得有些为难了。



1945年淮阴城攻坚战示意图

李荣荣 制图



1943年，黄克诚与淮海区各支队长、政委以上干部合影（历史照片）

陈大雷司令的原型是刘震？

“这部片子太火了，好多人都在看。”马副主任说，最近他和同事聊天的时候，也经常讨论故事里的人物原型可能会是谁。

“我看那个司令陈大雷，就很像是当时三师十旅旅长刘震。虽然盱眙黄花塘是二师的活动范围，不过陈大雷的经历，很像刘震。而且刘震那时候也兼任着苏北军区淮海分区的司令员。”有观众质疑，张国强太年轻了，去年出演的时候还不满40岁，怎么演战区司令员。其实，当时新四军里有不少领军人物，都是年轻的“老资格”。刘震就是其中一位，日本投降那一年，他才刚满三十岁，比张国强还要年轻多了。

1915年，刘震出生在湖北一农户家里，16岁就加入了红军，参加过长征，打过陕北。1941年，任新四军三师第十旅旅长并兼任淮海分区司令员，在刘震的领导指挥下，第十旅扎根成长，从开始的两个团发展到6个团。1944年春，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对日军反攻，刘震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高沟战役、杨口战役等，沉重打击了日伪军。1945年8月，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然而，盘踞在淮阴、淮安两城的伪军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枪。9月6日，他指挥部队迅速攻入淮阴城，全歼伪军。

不过，当时新四军战士中，神枪手可不少。

“顺溜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缩影。”马新文这样猜测，他列举了当时的很多战斗英雄，张昌义、曾家良……“那时候新四军肯定没有狙击手，装备太差了，别说狙击枪，普通的枪和子弹都非常珍贵。所以战士们练起枪法很刻苦，出了不少神枪手，二师师长罗炳辉本人枪法就很好，他手下有不少战士，枪法也是出神入化，只不过对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没有详细记载。”

80多岁的杨西彩老人，曾经在新四军三师九旅政治部工作，这支部队在淮北大一带活动。“那时候，淮阴城是四块抗日根据地的交界处，淮安（现今的楚州）车桥一带是苏中抗日根据地，由粟裕领导的新四军一师就在那里；盱眙黄花塘一带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所在地，罗炳辉指挥的新四军二师在这里；涟水一带的苏北抗日根据地，是黄克诚领导的三师所在地。而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，就在淮北大抗日根据地洪泽一带与日军战斗。”

“当时四块根据地都在与日军顽强斗争，粉碎敌人大大小小的多次扫荡。战斗也很惨烈，很多人牺牲了。”杨老印象最深刻的是，1943年3月，日军十七师团包围了驻涟水梁岔的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第四连，面对强敌，四连机枪阵地跳出了重围。17日中午双方在淮阴老张集一带遭遇，激战到黄昏，再次突围转移到刘家庄，日军继续围追，“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子弹全都打光了，就拆毁武器、焚烧文件，和日军展开肉搏战，一直打到下午，最终还是寡不敌众，包括连长白思才、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等82人，全部壮烈牺牲。”

徐佳标：用身体堵枪眼第一人

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的结局，令很多观众无法接受：日本投降了，顺溜一心想复仇，他痛苦地打飞日军船上的旗帜，打败了日本将军的骨灰，却不能用手子弹击中任何一个日本人……然而，前来接受日本人投降的国民党部队，枪口齐齐对准了他，顺溜被打得千疮百孔。

现实的历史，也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安慰：剧中顺溜死后不到一个月，现实中他的新四军战友们发动“淮阴攻坚战”，打败了投降国民党的伪军，夺下淮阴城。这场战斗，出现了一名同样令人震撼的英雄——徐佳标，他也是有记载的我军用自己的肉体去堵枪眼的第一人。

通过多方寻找，记者联系到了当年攻坚战的亲历

者——湖南省长沙市警备区郭琦司令员。当我们在电话里提到“淮阴”，老司令员备感亲切，“知道知道，我从1940年就在那里，一直战斗到1945年。那时候，我是个连队指导员。后来，我们三师大多数都去了东北，还有一部分驻扎在了海南岛。”

郭司令员告诉记者，1939年，国民党一弹不发，就把淮阴拱手让给了日寇，从此，这里成了日军的屯兵要地，城内城外无辜群众惨遭蹂躏。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然而驻在淮阴城里的伪军首领潘干臣，接到蒋介石给的“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军第二十六师”番号，摇身一变，这支伪军队伍竟然就成了国民党部队，不肯投降。因此，新四军三师十旅准备开展对淮阴城的攻坚战。

三师参谋长洪学智任总指挥，十旅旅长是刘震。作出的部署是，28团在淮阴城东攻击，特务团在南门攻击，29团在城南作第二梯队，北门由淮阴警卫团负责，射阳独立团和淮海新二团负责从西门突破。

当28团在东门爆破成功，顺利将红旗插上东门时，特务一团的攻击受阻，他们把一颗飞机炸弹推到城洞子里，出乎意料，炸弹没有炸。再用两发迫击炮轰击城楼，城墙却安然无恙。特务一团的战士们决定用云梯、刺刀、手榴弹攻城去。

“我在爬城墙的时候，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脖子，从云梯上摔了下来。尖刀班5班长就是徐佳标，他背上插着红旗，看到战友们一个个摔下云梯，他手疾眼快，一把抱住城墙垛子，用力跃上去，将红旗插在了淮阴城城墙上。”事隔几十年，讲起当年的经历，郭老还是忍不住激动，声音也微微发颤。

“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飞来，击中了他的左肩，他躲闪不及，又被敌人砍断了双手，昏倒在城墙上。”城墙的一个暗堡里，不断加强火力，副营长张培英、四连长惠汉良都倒在了这个火力点下。机枪的响声和冲锋号声把徐佳标震醒了，已经失去双手的他，一步步向暗堡爬去，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枪眼，给特务一团的进攻争取了时间。

伪师长潘干臣被击毙，新四军三师牺牲了189名官兵。现在，在淮安市城南人民路的路口，还有座古朴的亭子，里面竖着“淮阴攻城阵亡将士纪念碑”。“那地方原先就是南门。淮阴城攻下之后，南门还被命名为‘佳标门’，可惜城墙没了，门也没了。”现在即使住在附近的人，知道这个故事的，也越来越少了。

导演花萼

我和“顺溜”是老乡

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热播，导演花萼(qing)一下子变得异常忙碌。北京、上海、南京……飞来飞去，赶往各家电视台录访谈节目。“本来这两天打算回家一趟的，现在又不知道推迟到什么时候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，还带着明显的淮安口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花萼正是淮安人，也就是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故事的发生地——以前，这里叫淮阴。

不仅是他，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的编剧朱苏进，涟水人，那里也属于淮安市。也许正因为浓浓的家乡情结，让写剧本的人和将剧本呈现出来的人，都格外投入。

与张艺谋、顾长卫等人一样，花萼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，在拍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之前，他的主要身份是“摄影指导”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次执导电视剧就火了。“这部戏可是我抢来的。”花萼半开玩笑地说。“一看到剧本，我就去毛遂自荐了。倒不是因为它在老家，而是故事本身真的打动了。我跑过去跟小马奔腾公司的老总李明说，我想拍这部。他问，你真想拍？我说，真想拍。就这样，把‘顺溜’抢到手了。”拍完之后，花萼才发现，已经把内心太多的情感融入其中，这里有自己的影子。田野、村庄……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致，就会有一种涌动。

去年8月看到剧本，9月17日开机，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全剧已经杀青。整个拍摄过程，简直太顺溜了。

“有个原因，就是时间太赶了。人家可能拿到个好剧本，得等筹到钱才好开拍。‘顺溜’很幸运，央视早就预订了，付了钱，催着我们赶紧拍。”时间紧张，让剧中一些细节来不及打磨，出现穿帮，这也成为后

三淮之争

淮阴城究竟在哪里

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的热播让“淮阴城”这个名字，红遍全国，也引发了一场已经沉寂了八年的“三淮之争”。

淮阴城究竟在哪里？如果翻开现在的地图，你还能看到“淮阴”这个地区，不过，已经不是指当年的“淮阴城”了，而是下属的一个区。2001年，原淮阴市更名为“淮安市”，原县级市淮安，变成了新淮安市的“楚州区”；原淮阴县，则成为了“淮阴区”。

“导演花萼明明是我们淮安人，现在倒好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淮安人，却不知道他其实是我们的楚州的。”楚州人愤愤不平。花萼导演的问题，可以搁在一边：他的父亲是老淮安人，母亲是老淮阴人，对两个地方，都有着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。



来被挑毛病、甚至挨骂的地方，不过，也有好处。每个人都很有状态，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，“包括我自己，边看剧本边想着该怎么拍，看完很快就开拍了，心里的感受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了。一气呵成。要是现在回过头来，让我再重拍一次，可能就拍不出来了。”

电视剧播出后，观众截然不同两种反应，夸的，挑毛病的挑毛病。看到网络上的评论，花萼心里其实挺高兴，“说明人家最起码在关注你这部戏啊，有的观众说前面的情节很搞笑，这种戏怎么能拿来搞笑？我觉得怎么说都没关系，大家慢慢看完再说。前面的诙谐、幽默也是为了后面的铺垫。大喜过后，是大悲，希望能让观众在轻松愉悦之后，有震撼的感觉，直击心灵深处。”

花萼说的“大悲”，指故事的结局：日本宣布投降后，顺溜独自行动杀坂田，自己也中弹倒在了血泊中。不过，他不承认这是个悲剧，“排斥大团圆，不代表它就是悲剧。我心目中，英雄的结局就该是这样的。当他凋零的时候，会更激发前进，让人往前冲。”

不过，“三淮之争”在网络上是吵得不可开交。

“烟雨江南001”写下这些文字：“120万的楚州百姓们/拿起文化舆论的武器/挺起胸膛/向着淮阴开火开火/要我淮安 还我历史 归我文化……我们的名字被掠夺去快十年了……”

老淮安人这么激动地索要正名，新淮安人，也压根不买账。“淮阴这个名字，比淮安要悠久多了，秦朝就有了。历史上，淮阴也比淮安有名。”采访中，一位天天晚上回家追看“顺溜”的出租车司机也向记者抱怨，“改名的时候就麻烦不少，老淮安、新淮安，人家外地人来坐车老是弄错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看电视里讲淮阴城，觉得还是这个名字亲切。”